

大家小品

谁为梦境下载“补丁”

叶延滨

我是一个多梦的人,自打记事起,睡觉就是做梦,那怕是睡午觉或是打个盹,都会很快进入一个梦境。多梦也许是好事,一半的时间睡眠中度过,也就等于多活了许多时间。活着,也就是有知觉。一是实实在在的活着,一是在梦幻中虚拟生活。因此,当网络出现,当虚拟世界的游戏吸引着不少孩子,我理解这种现象,每个人都追求体味另一种与现实不同的生活。

我做梦,但梦中很少有妖魔与鬼神的光临。也许是因为从小受到唯物主义的教育?不完全如此,因为没有妖魔的梦,也并非如现实世界正常。梦中的场景与现实不一样,在梦中我常能飞起来。梦见飞行是件快乐的事情,还有见到自己想见的人,比如当年梦见毛主席,梦见某个自己喜欢的女子。醒过来,都后悔,惋惜它竟然只是一场梦。没有鬼怪,使我这辈子的梦少了魔幻玄彩,大概这也是我对魔幻的电影不感兴趣的心理因素。《无极》炒得火热,但看了电影,发现导演实在不高明,不高明就在于,许多人没有进入这个“人造梦境”。什么是电影?从心理方面讲,就是让观众在一个半小时,进入导演设置的梦,以假乱真,让你悲让你

一代,从一迈入考虑人生的年龄,就不断接收如下的信息:“服从分配”,“一颗红心听党安排”,“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拧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知识青年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知识青年是片瓦,哪里需要往哪砌!”……这些说法都没有毛病,但是这些说法对我们这代人共同传达的信息是:服从安排!服从谁?上级组织、某领导等等。政治觉悟高不高,思想好不好,服从不服从,是头一条,这是一代人命运的基因,这个基因从宏观而言是“计划经济”产物,不怪谁。随着计划经济退出中国历史舞台,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和多变,“分配”对年轻的一代就成了一个陌生的字眼,他们共同命运的关键词:选择——自主择业,双向选择,跳槽,竞争上岗,北流一族,羊插队,海归……啊,这就是另一代人的命运基因:选择!这是另一种梦的底色!

也许,对于我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梦境的“补丁”,没有这个补丁,我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生活在“过去”。谁来为我们这代人下载这块“补丁”,谁也靠不住,只有自己,从自己开始,从现在开始,继续有梦想的日子……

商都钟鼓

话说禁忌

郑连根

关于忌讳,中国人并不陌生。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国人早就懂得如何忌讳了——一个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讳就越忌。儿孙不能直呼爷爷的名字,奴仆不能直呼老爷的名字,百姓不能直呼官员的名字……自然,全国人民谁也不能直呼皇帝的名字。秀才们学习写文章,首要的一条就是要记住圣上的名讳,否则就会犯下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说话、写文章不提及圣上及尊者的名讳,这就叫“避讳”。唐太宗叫李世民,唐代的文学家就得把“民风”改成“人风”,所以柳宗元才在《捕蛇者说》中写下了“以俟夫人风者得焉”的句子;《红楼梦》中,林黛玉写到“敏”字时总要故意少写一笔,原因就是她的母亲名叫贾敏;清朝的康熙皇帝名叫爱新觉罗玄烨,广东陆丰的玄山寺就得改称“元山寺”,中药“玄参”也得改称“元参”。我读古文的时候就常常疑神疑鬼,这里的人“到底是谁?”“人”讲还是该当“民”讲?这里的“元”是真“元”还是假“元”——“玄”?

了绿帽子,后果严重得很。这当然是不理智的做法,可是,这种做法竟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长期到了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地步。皇帝的名字有忌讳,臣民们配合皇帝,讲究避讳,代代相袭,忌讳就越来越多。弄到最后,达官显贵有忌讳,平民百姓有忌讳,甚至是无业游民也有了忌讳。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因为头上有癞疮疤,所以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无心,阿Q便会全通通红地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不过,一些字硬生生地不让用,一些词汇硬生生地不让用,这自然会影响到思想情感的交流与表达。一个国家,忌讳太多,它就无法自由地思考与表达,整个民族创新能力就势必萎缩,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也就无法实现新突破。可以说,话语忌讳与思想突破之间存在着反比例的关系。话语忌讳越多,这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就越逼仄;反之,一个政权越民主,它的话语忌讳就越少;一个话语忌讳很少甚至压根就没有话语忌讳的国度,必然是一个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生机勃勃的和谐社会。

一说起爱情,似乎有些俗套了,没什么新意。其实,这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话题,从远古的《诗经》,到现在耳熟能详的徐志摩、舒婷、北岛等人的诗中,无不把爱情作为永恒的主题。倾心地去歌颂、赞美,乃至用心、用血、用生命去让她灿烂。也正因为如此,爱情才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男人女人,生活因为有了爱情,日子才变得日日崭新。相信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就像大小不同的杯子,会盛着不同容量的水一样。我们的心有多大,爱情就有多大,我们时时刻刻盼望着大爱情,可是我们的心又太小,盛不下这汪洋恣肆的爱情,而变得手足无措,在爱情的大海里挣扎、沉浮,轻者要灌上几口水,也有可能被呛个半死。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小,在我们盼望大爱情时,先让我们的心

随笔

大爱情 小爱情

石钟山

变得大起来吧,有多大的心就能盛下多大的爱情。

要让我们的心大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起来很复杂,也很难做到,但我们不能因为难做就让自己永远地小下去,那样只能得到小爱情,而大爱情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要想让我们的心大起来,首先我们要学会爱上一个人,真正地爱上一个人,无条件地爱上一个人,甘愿为其献出一切,他(她)就是你的生命、你的所有,于是你的心才会大起来。在生死之际把生留给你爱的人,把死留给自己,那么你的爱就得到了升华,你的心也就大得无岸无边了。当然,我们普通人一辈子也不一定碰到让我们表现大爱的机会,在生死之际把生留给别人,或许容易做到,毕竟那只是一瞬间的决定。而要让一个人很纯粹地爱上另一个人,并能爱得天长地久,爱便达到了永恒。

当然,爱是相互的,你付出得越多,收获得也越多,就像爬山,爬得越高才能看得越远一样。世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爱,爱是没有重复的,用

死留给自己,那么你的爱就得到了升华,你的心也就大得无岸无边了。当然,我们普通人一辈子也不一定碰到让我们表现大爱的机会,在生死之际把生留给别人,或许容易做到,毕竟那只是一瞬间的决定。而要让一个人很纯粹地爱上另一个人,并能爱得天长地久,爱便达到了永恒。

郑邑旧事

王彦章与西北湖

朱永忠 卢志

王彦章,山东郓州寿张人,五代梁末帝(公元913年)时任郑州防御使。西北湖,古湖泊,因位于郑州西北、朱屯村西北、五龙口村南一带,故名。据朱屯村已故老人卢功善等人的讲述,五代时期,黄河从邙山头往东南流经五龙口、岳寨东去,因此地低洼,黄河水从南岸一水口处直贯湖中,形成数百亩方圆大的水乡泽国,湖中芦苇、蒲草丛生,蛙鸣四起,非常荒凉。王彦章在未居官前穷困潦倒,在五龙口一带以摆渡为名,专劫过往贫官与奸商,周济周边百姓。一日,王彦章从西北湖出发,当行至黄河渡口时,岸边有一人叫船家过来,快渡某家过河。王彦章见此人腰佩宝剑,气宇轩昂,知道来者不善,就将船靠岸。那大汉一个箭步跳进船中,王彦章将铁篙一点,小船如离弦之箭直往河心驶去,船到河心,王彦章怒视那大汉,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王彦章抡

苏东坡诗(书法) 运德



黄龙春色(摄影) 志洁

新书架

《辩证法随谈》

王晓东

《辩证法随谈》收录了李瑞环同志几十年丰富人生中所积淀的富有哲理和辩证意蕴的精彩论述、短语1400多条,分为六编三十六题,包括发展、改革、开放、稳定、环保、生活、民主、政党、统战、政协、民族、宗教、文明、文化、文艺、宣传、体育、京剧、城建、规划、设计、施工、管理、旧城改造、求是、实践、创新、务实、经验、群众、领导、方法、作风、修养、办实事、和为贵等。

作者认为,最基本的是用哲学原理主导思维。《辩证法随谈》并非专门谈论辩证法,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应用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上,随时、随地、随事、随兴而谈,既有立场、观点、方法,又覆盖工作、学习、生活诸多方面,时时处处运用了辩证法,时时处处体现了辩证法。该书所论论断、短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智慧和深刻的人生启迪,生动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充分展示了辩证法的魅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自己的爱去和别人的爱去比较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无法比较的。爱有千万种,结果也各不相同,鞋子挤不挤脚只有自己知道。因此爱也是一种适应,你适应了,你就得到了真正的爱,大爱也就随之而至。

爱一个人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源远流长,是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幸福无法相比的。因为这种爱是无私的、纯洁的,更是纯粹的。人无私欲地宽爱,无欲无求的爱难道不是一种大爱吗?只要我们心里装着爱的源泉,我们得到爱就会比天高,比水长。让我们一起学着大爱吧,那是人类的财富。



境由心造(篆刻) 吴明

起200斤重的铁篙劈头盖脸朝大汉打去。大汉既不躲闪也不还手,右肩一迎,震得王彦章两膀酸麻,但见铁篙已成月牙形,王彦章气得暴跳如雷。大汉仰天大笑,抡过铁篙,两膀一使劲,大手一挥,“弯弓”变得笔直,又伸长三寸。王彦章吓得目瞪口呆,急忙跪叩叩头,口称王某有眼不识泰山,请您留名,以后再碰见我,我王彦章退兵三舍。大汉笑道:我乃山西李存孝是也!王一听,倒吸一口凉气,他就是赤手留情。李将王扶起,笑道打不成交嘛!两人重新见礼,从此两人变成了好朋友,都成了一代豪杰。王彦章摆渡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建国后,西北湖遗址变成了早涝保收的良田沃野。现已成为道路靓丽、楼房鳞次栉比的新兴城区。

我在金三角卧底十年

傅衍鲲

傅衍鲲

长途奔波一整天,谈话不满10分钟。走到楼梯口,家丁将手枪还给我。然后,仍回到辛经理的家。辛经理抱歉地说:“很长时间没回来,想在家住两天。”让我饭后一个人从中国晚租出租车回去。为照顾我,辛夫人忙碌起来。当晚,我住在了晚租边城宾馆。在餐厅就餐时,巧遇一位在芒市经商的朋友,我们又谈起李正奇之事。他说,刺杀李正奇的保镖已被释放,下午他还在芒市与人打了一场台球。睡前,我将手枪拆卸,认真做了检查,特别察看了卡榫弹簧和撞针,因为重新装好,空枪试过才放心。将子弹全部扔进下水道,不敢再用。这是基于两种考虑:怕人改变了里面的炸药,如果装上沙子便打不出去;假如换成烈性炸药便会炸膛;有时看起来和原来的子弹一样,只要比原来的大一毫米,子弹射不出去也会炸膛。因此一毫厘,子弹射不出去也会炸膛。在三角,枪是命!

既然辛经理不回去,我回去也办不成事,我决定在晚租玩两天。

像小金三角这种地方,夜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人。入夜之后,霓虹灯闪烁,缅甸歌舞飞扬,灯红酒绿,奇装异服。界河桥上熙来攘往,到邻国家赌钱、纵情声色,过放荡生活的大有人在。如果你禁止通行,推开门后的后窗,钻入只隔几步远的茂密的丛林。我们的战士见那妇女离座,便认为高文会回来,等到实施抓捕时,早已跑得没了踪影。这也难怪,再好的猎鹰,也不是每次总能抓到兔子!

十二 老夫妇的壮举

老夫妇的年龄加在一起将近120岁,竟然深入虎穴,让毒枭司令写下了“禁毒保证书”。事情须从这里谈起。手扶拖拉机手出身的杨茂良,不具备起码的军事常识,但他却刚愎自用,拒绝下属和朋友的忠告,带兵去攻打勐古。勐古没拿下,却让前总司令彭家声乘机端了他的老巢。杨茂良落荒而逃,率领残兵败将向缅甸中央政府投降。彭总司令虽然胜利归来,但疮痍满目的果敢,已经不是旧日江山。杨茂良逃亡之前,将政府军勾引进来,所有军事要地皆被政府军占领。彭家声已无可奈何,只能充当治安警察,在政府军的枪口下生活。彭总司令每逢提及此事,都感慨万分。

正当彭总司令决定打回老家去的前夕,我妻子杨德贵来缅甸看我。我带她去掸邦第四特区的首府小孟拉观光。

连载

1994年3月19日,廖媛媛在北京邂逅了美国服装设计师迈克。迈克基本懂中文,能用普通话跟她日常会话。廖媛媛也懂英文,两人又都酷爱音乐、文学和艺术,经常能在电话里聊到话筒或手机发热、耳朵发麻才肯罢休。

更重要的是,迈克很懂女人,他会经常给她送巧克力和鲜花,会在听音乐会的时候轻轻咬着她的耳朵说悄悄话。她有应酬,不管再晚,他都会去接她,而且从不问她跟谁在一起。

廖媛媛说她喜欢迈克在深夜搂着她回宿舍的感觉。那种感觉让她无法抗拒。

迈克回纽约后,两人经常在纽约与上海之间穿梭。

2001年春节过后,廖媛媛便抛弃了在上海的一切,跟迈克到了纽约。迈克有过一次婚姻,离婚后单身了一年多,他们开始同居生活。

由于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廖媛媛至今还是上海户籍。

迈克并不是很富有,经常跟着时装表演队到许多国家去表演,有时一去就是几个月。她过起了“深宫怨妇”的生活。

品位男人也有别的女人

有一天,廖媛媛发现,自己这样一个在上海游刃有余的女人,竟然变成在异国他乡孤独地守候着一个男人,一个没有打算跟她结婚的男人。突然感觉自己正在掉进一个深渊,而且一直掉不到尽头。

想迈克的时候,廖媛媛有时会在半夜三更给他打电话。但总是会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有时还有女人的呻吟声或调情声。

廖媛媛问他是不是跟女人在一起,迈克倒是很坦诚: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并不降低对你的爱,宝贝,别这样,你如果真的太寂寞,也可以出去玩玩。

迈克让她出去玩“玩玩”,言下之意就是:你也可以去找个男人。廖媛媛说,我可以忍受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但绝对不能忍受他把我当成可以借别人用的工具。

一年后,也就是从2002年春节开始,廖媛媛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上海。她给一家企业集团做宣传策划,维持自己生活的基本费用,不再靠迈克供养。

她想忘掉迈克,可是,每次忘不了几个月,总会不自觉地想他。只要迈克从外地回到纽约,给她打电话,

样即便被发,也判不了死刑。高文还花言巧语地哄她她说:“你被抓进去,我能设法救你;我被抓进去,你救不出来!”所以,每次贩毒他总是让岩叫走在前面,自己远远地在后面跟着。出发前,两人还烧了香,磕了头,拜了佛。走在前头的岩叫,怀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哪里知晓她已经陷入一个阴险的圈套之中。高文自己给中国的检查站挂了电话,揭发了岩叫贩毒之事,连戒毒部都说得非常详尽。岩叫被捕,差点被判死刑,因为“受人指使”,减为死缓。正当岩叫在狱中煎熬岁月的时候,高文妍居了这个从泰国来的漂亮女子,用岩叫挣下的钱,过上了随心所欲的生活。高文为什么不正式和别人结婚呢?他不敢与岩叫离婚,怕激怒岩叫,揭出更多的秘密。”我悄悄出去挂了电话,建议有关部门先派人到界桥逮捕,然后再进旅店抓人。

事后得知:抓捕落空,高文还是跑掉了。他的高度灵敏的嗅觉,发现情况有些异常,饭店门前站了两个人,那笔挺的身板和习惯动作,表明是两个军人,他怀疑自己已被监控,便对那个风骚女人说要去卫生间,推开厕所的后窗,钻入只隔几步远的茂密的丛林。我们的战士见那妇女离座,便认为高文会回来,等到实施抓捕时,早已跑得没了踪影。这也难怪,再好的猎鹰,也不是每次总能抓到兔子!

老夫妇的年龄加在一起将近120岁,竟然深入虎穴,让毒枭司令写下了“禁毒保证书”。事情须从这里谈起。手扶拖拉机手出身的杨茂良,不具备起码的军事常识,但他却刚愎自用,拒绝下属和朋友的忠告,带兵去攻打勐古。勐古没拿下,却让前总司令彭家声乘机端了他的老巢。杨茂良落荒而逃,率领残兵败将向缅甸中央政府投降。彭总司令虽然胜利归来,但疮痍满目的果敢,已经不是旧日江山。杨茂良逃亡之前,将政府军勾引进来,所有军事要地皆被政府军占领。彭家声已无可奈何,只能充当治安警察,在政府军的枪口下生活。彭总司令每逢提及此事,都感慨万分。

正当彭总司令决定打回老家去的前夕,我妻子杨德贵来缅甸看我。我带她去掸邦第四特区的首府小孟拉观光。

品位男人也有别的女人

有一天,廖媛媛发现,自己这样一个在上海游刃有余的女人,竟然变成在异国他乡孤独地守候着一个男人,一个没有打算跟她结婚的男人。突然感觉自己正在掉进一个深渊,而且一直掉不到尽头。

想迈克的时候,廖媛媛有时会在半夜三更给他打电话。但总是会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有时还有女人的呻吟声或调情声。

廖媛媛问他是不是跟女人在一起,迈克倒是很坦诚: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并不降低对你的爱,宝贝,别这样,你如果真的太寂寞,也可以出去玩玩。

迈克让她出去玩“玩玩”,言下之意就是:你也可以去找个男人。廖媛媛说,我可以忍受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但绝对不能忍受他把我当成可以借别人用的工具。

一年后,也就是从2002年春节开始,廖媛媛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上海。她给一家企业集团做宣传策划,维持自己生活的基本费用,不再靠迈克供养。

她想忘掉迈克,可是,每次忘不了几个月,总会不自觉地想他。只要迈克从外地回到纽约,给她打电话,

情感透视与分析

廖媛媛这种生活方式,在海归和名牌高校毕业的人群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追求品位的男女关系,追求超越的人际关系,追求超越自己和所在环境的理想爱情与婚姻,但往往事与愿违。

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爱情和暧昧,可以在云雾上生存,可以很浪漫而缥缈,婚姻却必须在泥土中生长,离不开简单的水、矿物质和肮脏的土壤,以及平淡无味的空气和阳光。

同居事实上就是一种没有确定责任的婚姻,不管怎么自由和轻松,它也离不开平淡的细节。

有时,知识越多越糊涂。比如爱情和婚姻,老一辈的农民朋友就教育过我们:什么是爱情和婚姻?爱情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喜欢到了最顶点,婚姻就是你愿意跟这个人吵吵闹闹过一辈子。